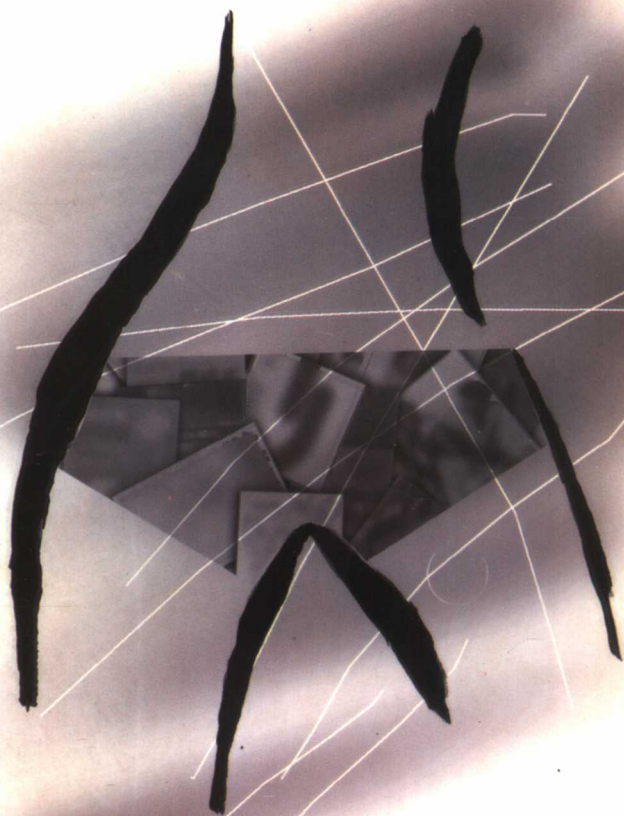


裤裆文学和 文学裤裆



BAIHUAWENYI
CHUBANSHE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公 刘 著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裤裆文学和文学裤裆

公 刘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裤裆文学和文学裤裆 / 公刘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542-X

I. 裤… II. 公…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54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89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公刘杂文精品 70 余篇。

公刘的杂文关注政治,直面社会。作者观察问题敏锐,行文一针见血,敢于陈述己见,表现了他坦荡通达的个性。

作品观点鲜明,思想深刻,文笔犀利老辣,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自序

首先应当申明，执笔写这篇序言之际，我已经是四年间的第三次住院，并且躺了两个月了。因之，这本被百花文艺出版社列入“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的自选集，作者本人是难以直接操作的。真正主其事者，系受到作者全权委托的刘粹。

刘粹，是作者的独生女儿，也是作者近十年来大小手稿的第一位审阅者，即所谓把关人。而我之请她代编诗集、文集，数下来，这已是第九本了，因之，她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再往深里说，我之所以完全信任她，请她主持遴选，自问又绝非仅仅出于血缘亲情；亦绝非由于她曾阴差阳错地读了个文学评论研究生，啮咬过几块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的“胡僧肉”，建构、解构、能指、所指之类，也都能敷衍成篇；而实在是由于她的秉性坦荡刚直，且有胆有识又稳妥细致，从不作小儿女态。对“热闹复寂寞的文场”（刘粹语），她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故而，迄今犹抱臂远立于文坛之外，甘当无名小卒。对此，我是抱着赞赏态度的。

也许，有人还会追问，何以你公刘要让她代编了这许多？谨答曰：80年代，我的“右派”铁案，甫获“改正”，我竟大

留傻气，以为那无端失去的青春，是可以“追”回来的，于是成年累月地奔波在外，生活，创作；及至90年代，忽而积病嚣发，我又不得不成年累月地与病魔搏斗了。总之，无论哪种状态，我都只能单顾一头：写，写，写。职是之故，举凡同出版社打交道的具体事务，一应巨细，大抵便全落在了不拿秘书工薪的女儿肩头。

上述简介，目的在于，一则帮助责编和读者了解内情，二则也是由衷地向刘粹表示一个既不称职、又无权无钱的老父的愧疚、感佩和谢意。

提起杂文写作，自信不能将我归入“初出道”的一拨。早在1946年，当我告别了信手涂鸦、信手署名的积习，正式启用“公刘”这一笔名时，那第一篇排成铅字的东西，正是杂文，亦即收入本集的《茶壶以及它的茶杯们》。其时，诗人张自旗兄和我一道，都在江西南昌那家发表该文的《中国新报》社工作，不同的是，他是正式职工，且系中共地下党员，我不过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大学生，“打工仔”而已。这篇东西，当然我原来也一直珍藏着的，解放后，七灾八难，你审他查，都幸得逃脱，然终不免于犁庭扫穴的“文化大革命”。多亏有心人张自旗兄，虽然他自己也蒙受“假党员，真右派”的天顶之灾，居然不知用了什么计谋，替我保全了一份，并于新时期恢复联系后慷慨惠赠。什么叫做友谊？窃以为，似这等不惜招灾惹祸之举，方得窥其一二。然则，倘我仅此张嘴道一声谢，又岂非太苍白了！

不过，正当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恣情学写“鲁调”杂文，以及《野草》式的散文诗时，却也同时萌生了一大错觉。犹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夜

深入静之时，用被子蒙住头，打着手电偷读的。而待到白天，我又每每和同学们一道放声高歌《山那边呀好地方》了。于是乎，我乃无师自通地琢磨出一个结论：既然“山那边”是“好地方”，不像山这边的鬼地方，那么，“好地方”之彻底结束“杂文时代”，废止“鲁迅笔法”，诚属天经地义。（由此观之，“新基调”的首创权，到底归属于谁，似可争议，一笑！）

眨眼到了1947年，南昌市内，望城岗头（我所在的大学校园），开始屡屡出现黑名单，贱名赫然榜首。既然特务索捕甚急，我岂能束手就擒？觅了个空子，我便远走高飞了。先是打算从天生港渡江北上，但突闻交通遭到破坏，偷渡暂时中止，乃改为南下香港，进入地下全国学联总部，做一点文字工作。这，已是1948年春上的事了。如此约有一年零七个月。其间，公开身份虽几经变化，始在生活书店附设之持恒函授学校当教员，继则被派往由沪迁港复刊的《文汇报》任校对，旋即擢升编辑，我却始终是全国学联宣传部的一分子。

那时的我，既非C. P，又非C. Y，却思想激进，迹近狂热，凭的就是一腔碧血。因为好发议论，杂文这一冷兵器，可谓须臾不曾离手。《野草》，《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周末报》，乃至叶灵凤先生担纲的《星岛日报》，我都常去敲门。只不过，考虑到殖民地环境险恶，不得不重操故伎，恢复了多少化名的“战法”。在这个集子里，从目前能找到的有限旧报刊中，择其少数，算是填补了1948年至1949年的空白，聊备一格罢。

再往下便是与杂文长达三十年的睽隔（1949年底参

军,1957年劳改,1979年归队)。这样一直憋到1979年,才又开戒,写了一篇论战文章,批驳李剑的《“歌德”与“缺德”》,题名《论题目的学问》(因过长,本集未收),接下来,才有了《也说镜子》。

我是一贯主张诗入杂文,杂文入诗,并为此身体力行了的。早在40年代末,已故杂文家秦似先生即以此语向人对我加以评鹭。对于秦似先生的谬奖,我是视同鞭策,不敢或忘的。

但,将诗与杂文相比较,若仅就数量而言,诗肯定超过了杂文。事实上,我的许多杂感,往往都通过诗的形式作了变相宣泄。在我笔下,它们是奇怪地彼此沟通着的,当然,这是指最深层次的交互渗透而言。正因了这一特殊情况,我的杂文专集,简直少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如今有人居然称我为杂文作家,凭良心说,是名不副实的。

这些年,随着世事的动荡和年龄的虚长,见闻渐多,思虑益深,写诗的欲求日见其淡,写杂文的冲动倒无法自抑。然而,杂文似乎又更难写了。忆当年,牛犊初生,不惜肝脑涂地,遇隙注流,竟也组成图案花纹。如今,不知是自己老了,思想退坡了,抑或是时代进步了,牵扯多了,反正,据个人体验,大凡发行量大、读者面宽的报刊,其神经结缔组织也往往成正比例地增强。想要在那里发表三言两语,无一不须自行先削其角,折其刺;设若作者竟坚持不改,对不起,只好请您四处瞎碰去吧。抑有进者,即便某些篇什,曾一度“漏网”面世,待到正式辑录成册,也可能遭遇阻力。为此,刘粹多有感慨:闻一多先生当年倡导现代格律诗,好有一比,说是“戴着镣铐跳舞”,以状其美;没想到,编杂文集竟也如此,只是,

丝毫也找不着美感！我唯有默默，报之以苦笑。

杂文尚可为乎？无可为乎？联系到自己，实在还是只有那句老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是为序。

1997年3月3日至6日

写于安徽省立医院

目 录

自 序	(1)
茶壶以及它的茶杯们	(1)
大官和摸骨星相家	(5)
孤注一掷论	(7)
谈富人的善行	(9)
论“陪人夜行”	(12)
谈凶手	(15)
孝道、兽道及人道	(17)
大公园	(21)
也说“镜子”	(25)
论“中庸”与“非中庸”	(31)
坛外说酒	(35)
孽 缘	(39)
龙的文章做完以后	(43)
铁哥们儿扩大化	(49)
透明度与毛玻璃	(56)
小议“舆论一律”	(60)

密特朗当过战俘	(69)
正题歪做	(73)
话说“全民皆商”与“脑体倒挂”	(77)
“短期行为”癖	(84)
望洋兴叹	(88)
论“呶呶呶”与维持会	(91)
洋后门	(95)
私家治史刍议	(99)
包河综合征,或“开明专制”析疑	(103)
论当今中国人所需要的“天天读”	(106)
不为已甚和见好就收	(109)
假如中国人都像我	(112)
九儒十丐新例	(116)
闲话笔名	(119)
安于末流好	(124)
聂绀弩写好了一个“人”字	(131)
拜金狂潮与作家心态	(136)
××就是力量	(140)
小说也可以“炒”么?	(144)
说“跪”	(149)
梦见“公脸”	(152)
呼唤林则徐	(157)
“最能欺骗您的莫过于照片”	(160)
“火”的境界	(162)
模糊逻辑之妙用	(164)
就差一句话	(167)

交代我的“走穴”史·····	(170)
中国没有“上帝”·····	(174)
《骗术大观》补遗·····	(179)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182)
并非多此一举·····	(187)
漫谈废品·····	(189)
暴利和畸形消费·····	(194)
都市趣闻·····	(198)
市 声·····	(201)
知识产权和广告诗·····	(204)
“吸烟有害健康”·····	(207)
闲人赋·····	(210)
乞丐的行情·····	(212)
出国记·····	(215)
一种心境·····	(217)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眉批摘抄·····	(220)
文字苦力自白·····	(223)
九三年·····	(225)
裤裆文学和文学裤裆·····	(230)
吉屋出租·····	(233)
不能缺钙·····	(235)
假假得真? ·····	(241)
日式战法·····	(244)
卫生谎·····	(247)
日式战法续志·····	(250)
不废江河万古流·····	(254)

“可怕的是混进官场的流氓”.....	(258)
鬼魂西行.....	(261)
告别宽容年.....	(266)
门外说嫖余笔.....	(269)
爱国主义杂说.....	(272)
承诺和 110 报警服务台.....	(276)

茶壶以及它的茶杯们

法国有一位叫做费洛的作家这样写道：“一夫一妻制，被当作对人间和对神的法则都适合的、基本的、有益的学说来宣扬。但在实际上，所谓一夫一妻制不过是不公开的，但是占胜利的一夫多妻制底简单的例外。”这句话确有相当的暴露力量，就其真实性来讲，一夫多妻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期形态里，倒也是个铁的事实。若以我们中国为例，则更因为特别悠长深厚的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积势，上层阶级的特权大可以至于邦畿千里，小可以至于生殖器，这种特权虽说没有“什么什么不上大夫，什么什么不下庶人”之类的礼则来规定和保障，可也依然如此地行了这许多年。慢说它不曾受到打击，而且据说有一位辜鸿铭还出来“仗义执言”过，他说一夫多妻制好比茶壶与茶杯，茶壶虽然只一个，而茶杯则决不当限于一只的。于是乎夫与妻的关系，也就等于茶壶与茶杯的关系了。妙哉！这样的解释谁敢说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这种解释之后，一夫多妻制便愈益显得“堂而皇之”起来——或者，原就是古已有之的，辜鸿铭不过是晚近增加进去的一支援军而已；因为，经过他这么一声援，一夫多妻制在理论上似乎就站得更稳定了(?)，

谁要向这个制度攻击的话，那他们（自然有人啰！）一准搬出“茶壶与茶杯”的一套逻辑，振振有词地驳斥一番，甚至还可能笑话这位好事者：“你大概是因为只有一只茶杯，而来妒忌别人的吧？”

“哪里——他一定是一只可怜的缺嘴壶……”

“打单身的有漏的茶壶！哼！”

经过这样气势汹汹的一骂，这位好事者很容易“噤若寒蝉”，谁愿意做“关于茶壶与茶杯问题的阿Q”呢？假如他的好胜心很强，那末必然会有一股冲动的下意识的报复欲鼓励他；他马上也下去物色“茶杯”，最后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只拥有许多“茶杯”的“茶壶”了。然而不管这问题怎样开展与怎样解决，其中“茶壶”的数量总归是有一定限量的（“茶壶”是须要资格做的，并不等于任何一个普通的男子），所以，问题的症结就落在“茶杯”头上来了。为何有偌多的“茶杯”呢？可见得在一只“茶壶”能具有两三个或七八个“茶杯”的今日，其间必有某种原因在。

据法西斯哲学体系的建立者尼采说，这个原因是这样的：“男女对恋爱这个名词总是理解各不相同，妇女有些什么观念和恋爱这个名词发生联系呢？这是不难想象的，所谓爱在她们是一件无条件的、无反省的、奉献全部身心的事情，妇女期望自己成了为人‘所有’的对象。她想进入‘所有’这个概念中去，成为‘所有’的构成部分。所以她们期望的，不是没有所有欲的，不是不坚固地占有自己的，或反过来说，是可由她们的力量、幸福和信仰使自己内部世界更加丰富的那样的人，妇女献身自己，男子则接受她的赠物……”

尼采的这段讲话虽也有其理由；及事实的确定性，可是这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现象；在将来，这理由必然不成立，而这确定性也必然会由于其片面而最后丧失殆尽的。

不过，自现阶段而言，它对所谓“茶壶茶杯”也都未尝不是一个注脚。

茶杯对于茶壶的关系，很有些一般人所说的“扈从”那种意思。不是吗，茶壶高高的立在茶杯们当中，多么像一只被一群卑顺的匍匐着的鸡婆所围绕的昂昂然的雄鸡啊。啊哈！

既然人间的一夫多妻制可以用茶壶茶杯来作比喻，那么他（她）们之间一些变故与事态，当然也可以利用这比喻来作推论。

我就看过这么一位“男士”，他除了有一个“元配”之外，还要蓄妾养婢，左拥右抱；简单一点说，就是他有好些“茶杯”，我曾经开过玩笑说：“其乐何如？”不料他却忧郁地吐出几个意味深长的字眼，“苦中作乐”。后来私下一想，倒颇能体会出他的心情。这个苦字怎样构成的呢？不外是一，肉体上的拖累。二，精神上的不安，家庭里多养了太太，正如茶盘上多放了杯子，挤来挤去，终必有闯祸的一天，太太与太太之间的倾轧吵闹，自然是当事人双方都不客气，俗话说“一个杯子不会响，两个碰起来才响叮当。”若真依照辜鸿铭大师的理论，天哪，这可的确是“茶杯”了哩！

有些不甘示弱的“长老”们，虽说是“老树婆娑”，却也未必“生意尽矣”。居然也豢养着妙龄的“女士”，算是“松柏虽老，春意犹存”的一点绿意。这是什么话？不是小伙子的妒嫉，它确实是违背了一般的伦常原则的！可是，这类的事情

却多着呢。以年龄来看，有的像父亲与女儿，有的简直是祖父与孙女，这样的结合，完全是扛着“异性则异德”的招牌的罪恶，那么，我们于苦笑之余，也只好把他们看做一只古色古香的宜兴陶器伴着红得透明的玻璃“茶杯”罢了。

在这种“阳衰阴盛”的地方，很容易闹出所谓的“家丑”来，也就是指“私奔”“通奸”……而言。这假如要用“茶壶与茶杯”的理论来解释，那很可以将它比作许多茶杯中的某一只，为了某种关系，它却离开了自己的“茶壶”，跑到别处装茶去了。

还有，现在有不少统计家说：“经过八年的战争，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男女人口数字的不平衡了。现在——女多于男。”所以，也就是有很多人在做“茶壶与茶杯”的梦了，而且还口口声声的宣称：“这是慈善事业！”寓救济于“茶壶与茶杯”，这些人真是积德行善哪！阿弥陀佛！

写到这里，记起了我小时候的一桩事情，就是我家曾经有过一套精致的茶具，半实用半摆设地被放置在正堂的条桌上，当我们小孩子偶一走近的时光，大人们便威吓地叫骂着。多么珍贵的一套把戏！有一次，不知怎的被一只猫带翻了，全部变成了块块的瓷片，那时我虽对一切的见解都很幼稚，可是我也晓得表示惋惜。然而在现在，我倒希望从哪儿跳来一只巨猫，把这些“茶壶”们以及它们的“茶杯”们全都拖个粉碎才好……

选自《活的纪念碑》